

诉 苦

杨新书◎著

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故事，
永远是人世间最动人的乐章。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海

声

杨新书◎著

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故事，
永远是人世间最动人的乐章。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云 / 杨新书著. —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
2014.11

ISBN 978-7-5171-0896-2

I. ①浮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4377 号

责任编辑: 罗 英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ysfazhan@163.com

E-mail: yanshicbs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7.75 印张

字 数 350 千字

定 价 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896-2

序

每每拿起手中的笔，撰写这段爱情故事，我的眼泪止不住潸然而下。尽管它不是以一个真人真事为原型而发掘出来的故事，却是那个年代——文化大革命中，一些留城青年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（留城青年是知青中的另一个群体，他们比那时上山下乡的青年来说，算是社会的幸运儿）。

提起文化大革命，过来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。那时人们的情绪是那么的亢奋和高涨。人们激昂的斗志，恨不得把空气都染红喽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，都不由自主地在“红红火火”的漩涡里旋转。人与人之间，天天讲的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。“斗争”是当时最流行、最时髦的字眼。由此可以想象，发生在这个时代的爱情故事，结局自然不会尽人意。

我书中的三个留城青年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分别展示了他们对爱的期盼和憧憬，对爱的渴望和冲动。他们敢于向命运挑战，卿卿我我地演绎了一场爱的悲剧。

悲剧固然让人伤感，可悲剧往往对人们的警示更深刻。人世间，不能没有爱情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爱情生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。说心里话，我们不希望老是用泪水去酝酿爱，期盼的是用欢乐，用自由去滋润爱，去深化爱，去享受爱。

爱情是美丽的，愿天下每一个人都拥有她；爱情是幸福的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；爱情是纯洁的，愿天下所有男女之爱永不被世俗、时势和金钱所污染……

作者写于2014年9月30日

目 录

第一章 眷 念	/ 1
第二章 攀亲家	/ 8
第三章 “乱弹琴”	/ 15
第四章 心 结	/ 20
第五章 织 爱	/ 25
第六章 “巧遇”	/ 31
第七章 邂 逅	/ 37
第八章 父母的忧虑	/ 45
第九章 周六的晚宴	/ 49
第十章 我是狗……	/ 57
第十一章 懊 悔	/ 66
第十二章 抓流氓	/ 72
第十三章 借 车	/ 90
第十四章 穿 帮	/ 102
第十五章 夺 爱	/ 114
第十六章 分 手	/ 134
第十七章 仕 途	/ 147
第十八章 表姐家做客	/ 155

第十九章 升 迁 / 167

第二十章 白手帕上的处女红 / 177

第二十一章 旅行结婚 / 190

第二十二章 回娘家 / 207

第二十三章 晚 春 / 217

第二十四章 昭 雪 / 231

第二十五章 答谢宴 / 244

第二十六章 像一朵浮云 / 256

第一章 眷 念

1

清晨，天雾蒙蒙的。白茫茫的雾气，将个大千世界遮掩的混沌不清。犹如把人世间的万物，统统抛向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。路，分不清路；树，分不清树；屋，分不清屋；人也分不清远近，分不清高低，更分不清是俊俏还是丑陋。

人们似乎习惯了这桀骜不驯的大自然所赋予的戏谑和嘲弄，生活的节奏依然如故。屋宇间，街道间，树木间，影影绰绰地闪现三三两两的人群。纷繁的世界又迎来新的一天。

宋海军身着一身蓝色带白条的腈纶运动装，沿着濠河棉纺织厂家属院的北墙边一直往东跑去。

初冬的天气有点冷，宋海军加快了跑动的速度。随着他两条腿不停地交错，脚下的路也向前一段一段地显现着……

不大会儿的工夫，他就跑到了濠河桥头。

濠河桥下潺潺流水，由南往北蜿蜒延伸着。由于雾气还没散开，桥头和远去的河流都被一层薄薄的白纱笼罩着，好像一张远景被虚化的照片。这濠河水南北贯穿濠河市，是此地自古就有的一条河流，它是千百年来哺育这一方百姓世代繁衍的母亲河。这座濠河桥，连接着濠河市最南面的一条柏油马路，是通往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一条国道。

过了濠河桥，往右一拐就是市园林处的一个苗圃场。苗圃场，沿着濠河东岸一直往东，占地六十余亩，种植了一大片梧桐树和松、柏树树苗，一排排，整齐划一。这里树木郁郁葱葱，有水、有木，空气新鲜。因此，早晨人们锻炼身体都愿意跑到这里来。

宋海军并没有加入到到这里晨练的人流中，而是沿着河岸走到了一个废弃了的抽水站旁边停了下来。

说是抽水站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砖砌的几平米的平台。以前，这个平台上，还搭着一个木制遮阳棚。可如今，遮阳棚早已面目全非，只剩下立柱和几根横栏。

这几天，宋海军每天都跑到这里。他并不是来这里晨练的。到这里来，他心

里的期盼是：不定哪一天会碰上云秀！因为这里，曾是他们孩提时常来玩耍的“圣地”。

那时，下午放了学，他就带着云秀到这里来写作业。写完作业不是在草丛里抓蝴蝶，就是在河岸上玩泥巴。有时两人还在这里有模有样地玩起过家家。云秀是妈妈，海军是爸爸。云秀在水泥平台上用粉笔画上几个圆圈，就是盘子，拽上几把青草和野果放进去，就是鲜美的佳肴。海军煞有介事假装去上班。他到野草丛中，掐几束红的呀、绿的呀的野花，来装扮自己所谓的“小妻子”。

那时，俩人玩的甬提有多高兴了！玩累了，他们就躺在河岸上的草坪上看天上的浮云……

“海军哥，快看啊——那几朵像马，那几朵像牛，那几朵像羊……”云秀兴奋地指着天空大声嚷嚷着。

蓝蓝的天空上那些貌似马呀、牛呀、羊呀的白云有的三三两两，有的成群结队，还真是在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相互追逐着，嬉戏着，奔跑着。那无忧无虑的嬉戏、追逐和奔跑，真让海军和云秀由衷地向往和羡慕。

“海军哥，我们要是能和它们一样在天上自由自在的飞翔该有多好啊！”

那浮云在天上，不仅让人感到是那样自由、浪漫，而且有时又是那样的绚烂多彩、美丽无比。记得曾在一个即将落日的傍晚，海军和云秀就看到天空中，一朵朵披着瑰丽色彩的浮云。它们先由橘黄色变成粉红色，又由粉红色变成火红色，朵朵浮云犹如盛开的玫瑰，把天空映衬得那样美丽，那样俊秀，那样迷人……

“海军哥，你说会不会有天堂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，恐怕那只是个传说吧。”

“要有的话，我觉得那里一定会非常的壮观和美丽！”

浮云在晴空中那悠闲的飘逸浮动以及迷人的斑斓色彩，着实让海军和云秀迷恋了几天。

可天空不会总是晴空万里。有一天，也就在这水泥平台上，遮阳棚下面，海军和云秀就看到天空中朵朵浮云，有的往东，有的往西，有的往南，有的往北，急匆匆，慌张张，东奔西跑，似乎天庭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跑到哪里也觉得不安全。刹那间，天空的浮云拥挤在一起，厚厚的，实实的，谁也动弹不了。紧接着电闪雷鸣，下起雨来。

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海军感悟到，浮云并不是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自由自在和随心所欲，似乎有一只无形、强壮的手在扯拽着它……

“海军哥，你看天庭上的雷公公和电婆婆把云儿欺负哭了。”云秀有点害怕，紧紧拥在海军怀里，惊恐地仰望着天空，怜悯着浮云们的处境。

“秀秀，不要怕，有你海军哥哥在，你什么都不要怕！”

……海军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会心的笑容。儿时的回忆总是那么甜蜜……

2

云秀比宋海军小两岁，是他家以前的邻居。由于云秀刚上学的时候，父母上班都顾不上她，每天都是海军像领着自己的小妹妹似的上下学。可谁知云秀她爸爸早些时候就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到了文化大革命，又成了被专政的对象，不仅受到群众的批斗，而且被开除厂籍，遣返到一个农村强制劳动改造。从此，云秀一家被迫搬了家，海军再也看不到云秀一家人的身影。

这些天，不知何故，宋海军还真是一直眷念着云秀。几回回梦中，云秀的两条大辫子一直在自己的眼前晃。

宋海军不该眷念云秀。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中后期，时代的步伐也跨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，但人们满耳所听到的仍是“四个念念不忘”和“阶级斗争是个纲”。此时，宋海军眷念着一个“右派”的女儿，一个社会上被称为“黑五类”的后代，真称得上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！

宋海军从内心里讲，也不敢和时代所抗衡。

他对云秀的眷念，一个是出自他对发小伙伴的一种朴素的情感上的关爱。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参加工作后，从工人师傅嘴里了解到云秀爸爸，根本没有一点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行为。他觉得云秀爸爸是个好人！让这样的好人背上一顶“右派”的帽子实在冤枉。

宋海军真想和云秀见上一面，和她当面聊聊。他想知道她一家目前生活的现状。他还想告诉她，在车间里他所听到的，她那“右派”爸爸的有趣的故事。他更想从云秀口里探听一下，她的爸爸——一个工作勤勤恳恳的工程师，怎么就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？这种种的想法，让海军对云秀的眷念越来越强烈。

看，冥想之中，云秀那过膝的长辫，随着那俊秀身材的轻盈跑动，在海军的眼前上下跳跃着，晃动着，显得那样的袅娜多姿，让人心醉。

说实话，宋海军是喜欢云秀。喜欢一个姑娘，有人喜欢那姑娘一眨一眨会说话的大眼睛，有人喜欢姑娘那俊巧直挺的小鼻子，还有人喜欢姑娘那匀称的身段和漂亮的脸蛋，而海军就偏偏喜欢云秀长长的大辫子。

在海军眼里，梳长辫子，就是一种不可比拟的，中国女人的传统之美。长长的辫子，可以将姑娘的身段映衬得更加修长优美；长长的辫子，可以将姑娘的面容映衬得更加妩媚动人；长长的辫子，可以将姑娘的精神风貌映衬得更加生动并富有朝气。

云秀自小头发又黑又亮。梳长辫子，似乎是她炫耀她那天生的、令人羡慕的一头乌发。可宋海军清楚的记得，云秀留长辫子也曾惹祸上身。那是在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留长辫子被贬为“四旧”。记得一天，一帮子戴着红袖标的“红卫兵”，正雄赳赳气昂昂喊着革命口号去游行，刚要出校门口，迎面碰上正要进校的云秀。

不知谁发现了梳着长辫子的云秀，大声喊道：“打倒封建主义！”“坚决割掉封建主义的尾巴！”顿时群情激昂，口号阵阵。

“快拿剪刀把这封建主义‘小爬虫’的尾巴剪掉！”

“剪掉！”“剪掉！”“红卫兵”挥动着手臂呼喊。

云秀还没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，几个“红卫兵”已经一拥而上，围住了她，有的揪辫子，有的扭胳膊。

“干什么你们？怎么这么野蛮！”云秀对这些红卫兵粗鲁的行为十分反感，觉得自己并没做错什么。

她本想挣脱，可“红卫兵”人多势众，谈何容易。

“她爸爸是右派分子！”一个“红卫兵”女生认出了云秀。“打到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！”“打倒黑五类！”

一听云秀是“黑五类”子女，“红卫兵”们对云秀更增加了敌意，个个情绪更激昂了。一个长的粗壮的“红卫兵”恶狠狠地一把抓住云秀的辫子，挥动着“红本本”，高声呼喊起口号：“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！”接着，“红卫兵”们又高唱起当时盛行造反歌曲。

随着高亢激越的歌声，云秀那乌黑发亮的长辫，被一女“红卫兵”用剪刀从辫根剪断。云秀委屈的无可奈何，眼圈红红的，眼里饱含着热泪。

当时，海军也在队伍中。他是“红卫兵”里的一个小头目，可在这轰轰烈烈的场合，他也只好将对云秀的怜悯之心深深埋藏。他从内心里惋惜云秀那长了多年的长辫子，他多想凑一个机会，私下安慰安慰云秀。可从此以后，他很难与云秀相遇。他觉得云秀心里在恨他，并有意地躲避着他。尽管那天，他没有亲自动手，可那野蛮的行为，正是像他那样的，佩带着红袖章的“红卫兵”干的！他推卸不了罪责，因为他们是一伙的。

后来因为海军的父亲被定成走资派后，他也被赶出了红卫兵。当他经历了那特殊年代的风风雨雨，可以说他充分理解了云秀的感受……

“海军哥，你晨练咋跑这儿了？可叫我好找！”一个姑娘话音打断了海军的遐思。

“呦，是敏姐呀！”

“瞧你，又寒碜我了。再喊我姐，人家就不理你了。”

“好、好、好，叫你小敏妹妹总可以了吧？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被海军称为敏姐的姑娘，一边“呼哧、呼哧”地喘着粗气，一边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珠。“看这一气跑得……累死我了！”

“娇贵的小姐，不至于吧！”海军看着淑敏一边说话，一边扭动着身体的娇滴滴的样子，心里光想笑。“你找我？”

“是啊。我不找你，大老远的跑到这儿干啥？”

3

被海军称为敏姐的这个姑娘叫刘淑敏，是宋海军同班同学，也是宋海军的邻居。可淑敏说话时娇声娇气的样子，让海军啥时听了都不舒服。那几乎变调的嗓音和那伴着语音音节扭动着的肢体，给人感觉有点故意拿捏。与之相处，海军浑身总觉得有点刺痒痒的感觉。最使海军反感的还是淑敏的爸爸。淑敏的爸爸叫刘海田，是市商业局的一名职员。他遇人待事是见风使舵，有地位有来头的，他跟孙子一样，围着你转，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多奉承话，能说的你心花怒放，热血沸腾；没有背景的人在他眼里不屑一顾，看见你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

说起来淑敏的爸爸还是海军家的常客。海军的爸爸是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。淑敏的爸爸只要发现海军的爸爸在家，他都借机到海军家串门，没话找话。一进到海军家，他倒也不觉得生分，不论是赶上海军全家人正在吃饭，还是赶上海军爸爸躺下刚要休息，这个“不速之客”总是全然不顾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品着茶，叼着烟，扯东道西、山南海北地穷侃。有时他还拎着一瓶酒或拿着一条烟到海军家来。让他拿走，他却振振有词，“这可不是送礼！暂存这里，我啥时来玩，有抽的有喝的”。有时他还送几张市面上难得的购物券给海军家。可越是这样，海军越是从心里讨厌他，什么刘海田简直是“溜海舔”。

记得那时，淑敏跟他爸爸到海军家。淑敏爸爸叫淑敏喊海军哥哥，淑敏不满地争辩道“我比他大三天，怎么叫他哥哥？”“什么大三天，你懂什么，叫哥哥就是该叫哥哥！”海军当时闹不明白，淑敏大怎么自己还能当哥哥？

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孩子们都出落成英俊的小伙和漂亮的姑娘。海军如今长的中等的个子，身材虽然不算魁梧，但很结实；瓜子型的脸盘，浓浓的眉毛，眼睛虽然不是双眼皮，但很精神。淑敏可算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你看她双眼皮大眼睛，匀称的身条，高高的胸脯，乌黑的秀发，无处不散发着诱人的魅力。特别是她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纯洁的心灵里，又不知不觉地，滋长了一些十分微妙的东西——对男人的关注和爱慕。但刚刚升华的这种意识，还是单纯和朦胧的。

在学校上初中时，淑敏就被海军聪明、活泼，以及极强的表现力所吸引。尽管海军对她细微的关怀无动于衷，可海军活生生的影子，却深深地镶嵌在她纯洁无瑕的心底里。海军天资聪明，无论什么课程，老师只要往黑板上一表述，最先理解、掌握的非他莫数。每当海军，站在讲台上趾高气扬、神气十足地复述着老师所讲的题意时，淑敏的心里不由地滋生一种说不出的爱慕之情，并由衷的为海军那大方的举止、潇洒的神态而骄傲。

说真的，在淑敏的眼里，海军的一举一动，言谈话语，无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。在教室，淑敏与海军课桌同排。每日课间里，淑敏那充满炙热、深情的目光，不时地洒落在海军的身上。慢慢地淑敏从内心倒觉得，比自己小三天的宋海军倒真是自己心目中的大哥哥。

不知为什么，淑敏对海军的一切都感兴趣。甚至海军不经意丢去的一截铅笔头或快用完的作业本，她都悄悄地收留着。每当在家写作业时，她都把这些“宝贝”放在桌上，不时地望上几眼。一看到这些“宝贝”，她的心中就暖烘烘的，甜滋滋的。触摸着这些“宝贝”，淑敏就不由地脸颊发热、充红，就好像触摸着海军的肌体，心中热血沸腾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愉悦感。

让淑敏感到欣慰的是，毕业分配能和海军一起分到滏河棉纺织厂。可不幸的是，家里对她的这次分配十分的不满意。尤其是爸爸，说女孩子干纺织太劳累、太辛苦，执意要给她调换工作。这不，经过爸爸的不懈努力，自己的工作调动，已经有了眉目。她想把这一消息，告诉海军。可又没有单独见面的机会。得知海军每天晨跑，她就早早起床，站在自家窗户前，透过玻璃盯着海军的家门口。海军刚一跑出家门，她就赶紧追了出来。可淑敏对海军的钟情和暗恋，海军全然不知。这真应了世上的一句俗话：剃头挑子——一头热。

“哎——淑敏，你真的是找我呀？有啥事啊？这两天怎么没见你上班呀？”

“海军哥我要调走了。”这正是淑敏要跟海军说的事情。想到要和心爱的海军哥分开，淑敏真有点恋恋不舍，她下意识地低下了头，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摆弄着手帕。

“调走！为什么？”海军真有点百思不解。前一届学生毕业，都响应号召上山下乡，就这届学生分到工厂，这是多少家长梦寐以求的事。

“我爸爸觉得小女孩在纺织厂干活太累！说什么要给我换个轻工作。”

“累？你可真成了娇小姐了！”

“谁是娇小姐啦？”淑敏瞥了海军一眼，撅起了小嘴。“说心里话，我不愿意调走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……可胳膊别不过大腿呀！”

宋海军并没有在意淑敏的辩解，更没有去留意淑敏的感情变化，此时他下意识地将目光洒向了滏河西岸。那边就是他们上班的所在地——滏河棉纺织厂。晨雾，已渐渐散去。那具有明显特征的锯齿形厂房，高高的水塔，挺拔矗立的烟囱和望不到边的青灰色围墙，都清晰地映入海军的眼帘。

海军对这一切太熟悉了……

这个厂是建国初期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里，由国家自己设计、自己投资、自己建设的现代化中型棉纺织厂。海军的爸爸就是这个厂的建厂元老。尽管海军的爸爸几年前就已调走，可海军的妈妈一直还在这个厂工作，他家的住址一直在滏河棉织厂家属院。海军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厂，因为他美丽的童年就是在这度过的。可以说他对这个厂有着深厚的感情……

“海军哥……你看我到底该怎么办呀？”淑敏看海军走神了，急忙推了海军一下，焦急地问道。

“嗨！我知道你该怎么办？”

“海军哥——你看你……人家把你当哥哥，才让你帮忙出个主意。——不理你了！”淑敏似乎非常生气，一边扭动着身体一边说，说完又背过身抹开了眼泪。

“哎呦！小敏妹妹，为这事掉眼泪可就不值了！爸爸给调动工作，那就调动呗！”

“那，……你同意我调动啦？”

“同意！革命工作在哪不是干！”话是这样说出来，可海军心里却想，你调动工作碍我哪门子事。为了尽快摆脱淑敏的纠缠，海军急忙说道：“小敏妹妹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往回走吧？我还要赶着吃饭上班呢！”

“好吧。——海军哥，我调走了，你可别忘了我，有机会我还要找你玩！”

“哥哥我随时恭候！”

俩人一边说一边往回跑……

宋海军哪里知道，在他今后的生活里，他和刘淑敏的感情纠缠，今生今世也难以摆脱。

第二章 攀亲家

4

刘淑敏和宋海军跑到家属院分手后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撞开了自己家的家门。

“闺女耶，这一大早死哪去了？啧啧啧——”这是淑敏妈说话中习惯性的语音。“——你看看，——你看看，这满脸的汗！快擦把脸，吃饭吧！你爸爸都吃完了，也不知道早点把肚子填饱！”

“妈，热死我了。快去给我打盆洗脸水！”

“懒闺女，就不能自己去打”坐在饭桌前的淑敏爸爸发了话。

“不嘛，我已经跑得很累了！妈——你看爸，多凶啊！”

“好，你等着，妈这就去给你打水。”

“看你把她给娇惯得，还有个样吗？”淑敏爸冲着淑敏妈埋怨了一句。

“我就这一个宝贝疙瘩，不惯她惯谁？”淑敏妈妈边说边忙着用脸盆去水龙头处打水。

濠河棉纺织厂占地七百亩，其中家属院占地就三百亩。据说整个纺织厂包括家属院的建设都是按“苏式”设计的。整个家属院都是清一色的大瓦房。瓦房是青石做地基，出土五十公分垒台、十六寸厚的青砖拔墙体，大房檐上铺着蓝汪汪的青瓦。每排房十间，每间房俩屋，一大一小。房屋是东西走向，大屋朝南是阳面，小屋朝北是阴面。大屋和小屋的门窗，都是清一色的红松木制作。门窗也被统一的刷上了紫红色的油漆。每排房头都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。一排房与另一排房的弄挡之间都用青砖铺设着小路。家属院主干道是青石铺设的大路。这样的房屋虽然不是高楼大厦，但在五十年代初期，其规模之大，建筑之规范，在濠河市（当时是濠河镇）恐怕是一流莫数。

淑敏妈从房头打回水来，把脸盆放在方木凳上。

“快洗吧，我的小祖宗！你爸说的也对，做啥事啊，也该自己动动手了……”

淑敏并没有在意妈妈的唠叨，慢条斯理地洗漱起来。

淑敏的爸爸站起身，顺手拿起门后挂着的毛巾，擦了一下嘴。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一屁股又坐在了方凳上。“饭后一支烟，赛过活神仙！”他嘴里一边念叨着，

一边从下衣口袋里掏烟。他刚把一盒“大境门”掏出，又将取出半根的“大境门”香烟插回烟盒内，放在方桌上。他满面笑容地看了看方桌上，闺女的“五联调职单”，乐滋滋地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盒“大前门”。

他平常口袋里都装着一好、一赖两种香烟。“大境门”是自己或给一般人寒暄时抽的，而“大前门”却是给上级领导或求人办事时上烟用的。今天破例，主要是他觉得闺女的工作调动基本上有了眉目，工作调动的通行证——“五联调职单”上的五个大印，已经红彤彤盖上了四个，就差市劳动局的一个。

“该犒劳犒劳我自己喽！”刘海田十分得意地给自己点上一支“大前门”。

调动工作谈何容易！刘海田为此牺牲了十瓶茅台酒，十条“大前门”烟。这些东西勒勒裤腰，狠狠心，出出血还好说，谁也能办到。可仅靠这些东西办事，也不见得都能如愿以偿。不管哪个领导都不会无所顾忌地收取那“不明来路”的名酒、名烟。还要有“关系”，并能和这些掌权的领导说上话。

混“关系”，刘海田可以说是有点灵性的。他有一套独到的见解——也就是“关系”是提前铺垫出来的！需要办事了，你才想起提着东西去拜访！——姥姥！这时，你就是能提着星星和月亮，也只能吃个闭门羹。要学会感情投资，平时多往有权势领导的家里跑跑，有点眼色，力所能及给领导家解决点困难。领导工作压力大，跟领导扯扯闲篇、解解闷；不好买的东西，帮着给领导买买，跑跑腿；弄到难弄的购物券，给领导送到家。人，都是感情动物，久而久之，你有了什么难办的事，领导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。

你说了，领导多去了，你跑过来吗？送的过来吗？

刘海田说的好，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，能打几个钉。还要会和社会上神通广大的人交朋友。时常和这些人会会，高兴时还可以喝上二两，有相求的地方互相帮帮忙。你来我往，就形成一个庞大的“关系”网，因而再办什么事，需求什么人，都可以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

如今在刘海田眼里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办不到的。这样说，可能有些夸海口。但刘海田的办事能力，的确可以称上是一个重量级人物。你看，工作调动这么大的事，刘海田不到两个月就快摆平了。要知道，有多少在两地工作的夫妻想调到一处的，得需要几年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成为现实！

“小敏，爸爸把你调到轻工业局医院做护士工作你满意吗？”

“真的吗？你不是要把我调到百货公司站柜台吗？”当护士？淑敏真没想到自己瘦小、干瘪的老爸有这样的大的本事！高兴地把刚从厨房端来的饭碗放在方桌上，拍手跳了起来。

“看把你美的！”

“什么时候报到？”

“别心急呀闺女！工作调动期间有人给你开工资。”刘海田拿起方桌上淑敏工作调动的“五联单”，笑容可掬地对淑敏说道：“这不，就差市劳动局一个章喽！”

“这个章好盖吗？”淑敏生怕这样的好事功亏一篑，十分关切地问道。

“唉哟!”刘海田刚要回答闺女的话,谁知“大前门”烟不知不觉已抽到了根,烧了自己手一下。可他仍不舍得就这样扔掉,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捏住烟屁股,撅着嘴又狠狠地吸了两口,才恋恋不舍地将实在不能再吸的烟头扔在烟灰缸里。“闺女不用担心!今天晚上,爸爸请你宋伯伯给劳动局领导写个便条,就大功告成了!”

“是海军他爸爸?”

“对呀!”

“海军他爸爸一个便条,就怎管用?”

“闺女,这你就不懂了。爸爸早就探听好了,市劳动局局长曾是你宋伯伯的老部下,宋伯伯的面子他不可能不认!”

看着老爸胸有成竹的样子,淑敏从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5

天,渐渐黑了下來。海军妈吃罢了饭,帮着老母亲收拾完饭碗,坐在床边又拿起了毛线活,一针一针织了起来。

“咚、咚、咚”有人敲门。

“谁呀?请进!”海军妈急忙放下毛线活,起身将门打开。

“唉哟,小敏她妈,快进来,床上坐。怎么今天得空了?我去给您沏杯茶!”海军妈打开门一看是老邻居淑敏妈来串门,一边寒暄,一边要拿暖瓶冲茶。

“不用客气!我刚吃了饭,就别忙呼了。”淑敏妈一把拽住海军妈,顺手将海军妈摁回床边坐下。

淑敏妈虽然个头和海军妈不相上下,可分量却比海军妈多出一倍,那胳膊比海军妈的腿都粗。海军妈体弱多病,长年受尽了疾病的折磨,如今干什么事都觉得力不从心;淑敏妈却另当别论,虽说也养病在家,但如今吃的红光满面,精神抖擞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

“啧啧——嫂子您可真勤快!您看您把家打整的多亮堂!窗几明亮不说,屋地面的砖缝都扫得干干净净的,那像俺家乱的跟狗窝似的!”淑敏妈一边打量屋内上上下下,一边赞不绝口。

“小敏她妈,看您说那去了!您也是个有名的利落人,谁不知道您家打整的哪不是俐俐亮亮的!”

“惭愧啊!哪能跟您比呀!”话虽然这样谦让,可淑敏妈心里觉得海军妈说的倒也是实话。

淑敏妈是个要强的女人,虽然自己家屋子住的没有海军家大。这没法跟海军家比,人家海军爸爸曾是这厂的厂级领导,住房有照顾,住的是两个通间四个屋。自己住的是一个通间两个屋,住房面积小一倍,总共十来平米。尽管住的很拥挤,但淑敏妈将各种家什杂物摆放的有条不紊。谁到她家串门,都情不自禁夸上几句。

平日里每当得到他人赞誉，她心里都不由地滋生出一种女人特有的自豪感。今天却例外，因为她是带着任务来的。要知道这家长里短的寒暄，就是再接着唠下去，她也有说不完的词。可目前她心里只想着一件事，就是如何把家长里短的废话转向正事。

该死的老头子！这社交公关的难事，我们妇道人家哪会搞的来呀！此时她真有点怨恨刘海田。本来今天晚上，她老头子刘海田要到海军家，找海军爸爸给市劳动局局长写个便条，迈过淑敏工作调动的最后一道门槛。但事不凑巧，海军爸爸可能是今天工作太忙，没回家吃晚饭，害的刘海田傍晚在门口白迎了一个多小时。刘海田一方面是办事心切，一方面又觉得，让夫人找海军妈求这个便条，恐怕更容易成功。于是，他费尽口舌，一遍又一遍地教夫人如何向海军妈求这个便条。淑敏妈没出门前，老头子教的话还能记得清，一进海军家，刚和海军妈寒暄两句，那些话早忘得一干二净。尽管如此，她是来求便条的这一点，她不会忘的。怎么去做，也只好临阵发挥了。

“啧啧啧——嫂子您就不能多歇歇！这又是给谁织毛线活啊？是大哥的？”

“哪儿，是给海军织的。看这天，说冷就冷，不赶着织，今年就穿不上了！”

“瞧您多有福气吧！儿子长得多帅气！织着毛衣还不知怎么偷着乐呢！”

“您不也一样吗？淑敏不也长的窈窕淑女了吗？女大十八变，谁看谁不爱？您敢说，看着花一样的闺女您没偷着乐过！”

“咯咯咯……”说着说着，两人拉着手一起笑了起来。

“孩子们大了，再过两年，给他们张罗着成了家，让他们过上小日子，咱们才能好好喘喘气。”海军妈说完这话，深呼了一口气，不由自主地又操起了毛活。

“海军有对象了？”

“哪——连个影子也没有。这年头，第一是革命，第二是路线，其他一切都不能谈。搞恋爱，人家说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趣！您说说，这哪跟哪呀！”

“我说也是。这人类总得传宗接代吧？嫂子，话说到这了，我给您儿子物色了一个对象，不知您满意不满意？”

“谁家的闺女？我认识吗？长得漂亮吗？快给我说说！”

“认识，认识，您天天跟她见面。就怕您不入眼！”

“谁呀？看您关子卖的！”

淑敏妈神秘地靠近了海军妈，冲着海军妈耳朵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我说的就是俺那闺女！”说完这话淑敏妈突然有点后悔，当娘的哪能这样攀亲家？自己是否有点太唐突！再说人家海军爸是市领导，这样的亲家能高攀的上吗？人家要是回绝了，我的老脸往哪搁？想到这，淑敏妈脸也红了，觉得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“我看行！淑敏那姑娘我喜欢！”海军妈高兴的紧紧拉着淑敏妈的手。“这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又是同班同学，真能成了一对，也算上青梅竹马！就不知他们二人有没这缘分。”海军妈对淑敏这孩子印象一向很好。在海军妈眼里，淑敏是个